

男子15.8万元“卖”掉亲生儿子

拿着钱,带着现任妻子一路旅游喜笑颜开

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李贞

夜色中,老太激动地快步走来,“我的孙子啊,你终于回来了!”4月25日晚,湖州吴兴警方破获一起非法贩卖儿童案,帮老太找回了亲孙子。令人唏嘘的是,贩卖孩子的,正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

孩子一去不回

不久前,家住吴兴埭溪的小林(化名)来到埭溪派出所求助,称自己2周岁半的侄子佳佳(化名)被亲生父亲带走后一直没有回来。

“佳佳一直是我和孩子奶奶在带着,这次他爸爸说要带他去见见亲生妈妈,抱走后就再也没抱回来……”小林说,佳佳刚出生,他父母就因为感情破裂离婚了,当时大女儿归女方,儿子归男方,“可是,我哥一个人在江苏常熟打工,不愿意带孩子,佳佳就由我和母亲在养。”



找回孩子



孩子回到家人身边

讨价还价卖子

家住常熟的黄某,女儿女婿婚后一直没有孩子,看着特别喜欢孩子的女儿这么难过,黄某便四处打听能不能领养个孩子,来圆女儿做妈妈的心愿。

经人介绍,黄某得知谢某想要“卖孩子”,双方一拍即合。一番讨价还价后,黄某以15.8万元的价格“买”下佳佳,并当场签署了买卖协议,“送养方和孩子不再往来……”黄某分两次将款项以现金形式给了谢某。

谢某的朋友听说了这件事,特地发来信息劝告,“把钱还给别人,把娃娃带回来”,结果也被谢某拉入黑名单。孩子“卖”掉后,谢某带着现任妻子,一路从贵州游玩回到江苏,旅途中的自拍照张张喜笑颜开,他还把大笔现金的照片、视频炫耀地分享给亲朋好友。

4月25日下午,历时8天,吴兴警方在常熟警方的大力配合下,成功解救佳佳。当时,佳佳正依偎在黄某怀中,乖巧地吃着点心,不哭不闹十分可爱。25日晚,吴兴警方将孩子连夜带回,送还到孩子奶奶手中。

目前,谢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警方刑拘,黄某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,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



“卖”儿子拿到的现金

曾经送养女儿

吴兴警方经过缜密调查,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谢某的具体位置。

民警驱车前往,从浙江到贵州,辗转湖南、江西、湖北,最后来到江苏,4月24日晚,在江苏常熟抓获嫌疑人谢某。谢某交代了将亲生儿子佳佳以15.8万元卖给黄某的犯罪事实。

因为手头上没钱,近来又和现任妻子经常吵架,谢某萌生了将孩子卖掉换钱缓解生活压力的念头。据办案民警了解,这已经不是谢某第一次“送孩子”了。早在10年前,谢某和前妻曾有过2个女儿,但因为生活条件困窘,在和妻子及其家人商量后,谢某将2个女儿委托给了他人抚养。“既然女儿可以送给别人抚养,那么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呢?但送儿子得要点钱”,谢某策划起了“卖儿子”。

的违法案件越来越少,但仍有因拐卖而与家人失散的情况存在。”余雷说,截至目前,浙江已经采集了5.2万例DNA(包含父母),帮助226名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。

今年,公安部开展专门的“团圆”行动,是以国家之力尽可能帮助更多家庭圆梦。浙江公安也投入了更多警力,来助力“团圆”。

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踪被拐案事件。“我们已经把数据传递到全省各级公安机关,警方将主动打电话给这些孩子的父母。”余雷说,他们会先确认这些孩子的现状,对失踪被拐的孩子做成数字化的一人一档,进行入库比对。

行动开展4个月,已经有不少好消息传来——

1月5日,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公安局桂五派出所接待室里,尹先生夫妻俩几度泣不成声。在德清县公安局的帮助下,经过2次DNA比对,他们终于在18年后和女儿再次相见。

3月初,杭州警方“团圆行动”工作专班找到了10年前在杭州失踪的少女慧慧,如今她在安徽宣城的福利院里。女儿找到了,老胡流泪之后,面露难色。慧慧的智力水平和一个幼小孩子差不多,董驰理解老胡的难处,他一边张罗着和金华警方联系,请同行协助帮慧慧办户口,一边张罗着和杭州民政部门联系。

3月11日,慈溪市公安局刑侦大队,蔡雪桃和女儿拍下了第一张合影。女儿2岁走失,丈夫离世时仍记挂不已,寻找女儿已成为了蔡雪桃的执念。“团圆”行动开展后,警方通过各方线索找到了人在苏州的女儿,促成了母女相聚。

4月,长兴公安成功破获一起涉嫌拐卖妇女、儿童案,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,并成功解救出被拐8年的女子,帮助她回到长兴与亲生父母相聚。

……

警方有话说:

浙江省公安厅再次呼吁,如发现疑似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线索,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。

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以及疑似被拐人员,可主动到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受免费DNA信息采集及相关信息补充完善等。因为,信息采集越充分,成功比对的希望就越大。

DNA库里的“重逢”

(上接1版)

突如其来电话

老严,其实是柯伟力自己“找”上门去的。

6年前,作为法医的柯伟力见证了DNA技术的不断变革,“就连无名尸体,都不再‘无名’。”柯伟力想着,如果能用刑事科学技术的力量,帮失散的家人团聚,何尝不是一件好事?

在路桥公安分局的支持下,“寻亲”工作室就这样成立起来。他们和当地所有的福利机构都达成了合作,对福利机构接纳的走失人群和希望能找回家人的当事人采取“一人一档”制度,工作室采集血样,并建立专属的DNA档案,依托“打拐DNA系统”等平台,与全国各地警方通力合作,寻找相匹配的血缘关系。

6年过去,“档案”里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“困难户”。为了让更多人回家,柯伟力将目光投向了茫茫网络。“路桥”“寻亲”都是他在网络搜索的关键词。老严,就是这样被他“找到”的。

今年4月初,当柯伟力再次搜索关键词时,老严于3月底发上网的寻亲帖跳了出来,他说自己的家人可能在台州路桥。“您好,我是路桥公安民警柯伟力……”柯伟力按照帖子里的电话打了过去,却差点被老严当做骗子。

不仅是柯伟力,从事寻亲工作的民警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“尴尬”——

“不可能!我就是山东人,我跟杭州有什么关系?你是骗子吧?”2020年5月,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拐民警董驰,获悉杭州章家20多年前失踪的儿子可能是山东的小刚时,第一时间致电对方,却被果断挂断。他再打电话给章家,章家也不敢信。不气馁,董驰通过当地公安再次联系,多番沟通后,终于做上了DNA鉴定:小刚正是章家失踪的孩子。

而这次,柯伟力则直接找上门去。4月9日,他带老严采集了生物样本,登记进了DNA数据库。

4月22日那天,老严一下警车,就被冲上来的两兄弟一左一右架了起来,其中一个兄弟还往老严怀里塞了一本红彤彤的“荣誉村民证”。他们身后,跟着一大帮亲朋好友,大家热热闹闹地走向了老严离开了63年的家……

滴血认亲不再是故事

2009年,公安部部署打拐行动,并正式建立“全国公

安机关查找被拐卖/失踪儿童DNA数据库”。在这个“国家寻亲平台”上,成千上万的DNA信息将会进行自动检索比对,重合的信息会跳出来,这一过程叫“DNA盲比”。

“当这种信息检索碰撞出火花,就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团圆。”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重案科科长余雷,从2000年开始从事打拐工作,也见证了浙江公安助力寻亲的变革。

在余雷的记忆中,最初,全省一年里报案的失踪妇女、儿童有200起左右,其中大部分是儿童。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,浙江近年来的发案率逐年下降,降到了年均30多起。去年,关于儿童失踪的案事件,已经在10起以内。

帮助寻亲,也有了科技助力。“去年疫情期间,金华公安破获一起7年前的拐骗儿童案,并且通过DNA库找到了孩子家属。”余雷说,以前故事里的“滴血认亲”,已经成为现实。

甚至,连“失忆”的人,也因为DNA数据库,顺利回了家。

15年前,李朝阳(化名)只身一人在外突然失忆,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,之后一路漂泊,足迹遍及全国各地,边走边寻亲,最后来到台州路桥。2021年1月,柯伟力在接到求助后,采集了李朝阳的DNA信息。“通过技术比对甄别,我们发现李朝阳极大可能是湖北省襄阳市某个村庄的人。”柯伟力联系到了当地派出所,当地民警将李朝阳的照片拿到村里,大家一眼就认了出来,且纷纷奔走相告这一喜讯。15年,李朝阳终于圆了自己的寻亲梦。

“库里的底数越大,比中的概率就越大。”余雷说,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团聚,2015年左右,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对1000个失踪及被拐儿童的家人采集了DNA信息,所记录的失踪以及被拐发生时间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。

2019年,浙江公安又组织了“六一”防拐暨公益寻亲现场活动,工作人员现场采集DNA和身份信息。寻亲者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赶来,都期望在寻亲活动现场找到失散家人的一丝线索。

一旦双方的DNA入库,时间、空间都不是障碍,他们终将在DNA库里“重逢”。

好消息不断传来

“这两年,大家防拐、打拐的意识不断提高,拐卖儿童